

心 殇

日本武士道精神。这些教
育，使日本人民，像鞠士，
一张白纸，这中间，他们
在日本，塑造着他们。
日语成绩很好，到日本
同时，萌发了对日本
会充满着向往。
十年正规而完整
，不知不觉中将
满洲青年，变成了
会中坚。从自幼
仿日本风到学
一道精神，我
日本化了。我决定

我在伪满洲国读书的日子



中国首部关于伪满洲国的长篇纪实性作品
作者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
揭开伪满洲国的神秘面纱
向你讲述一段尘封在历史深处的真实故事

过客、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心殇

我在伪满洲国读书的日子

过客\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殇：我在伪满洲国读书的日子 / 过客著. —北京：
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3.10
ISBN 978-7-5034-4404-3

I. ①心… II. ①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8004 号

责任编辑：程 凤

策 划：文钻图书

装帧设计：杨飞羊 王 琳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：102445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5

字 数：190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2.8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一 盐路小镇 / 1

- 1 盐路小镇 / 3
- 2 受雇五叔家 / 5
- 3 买鱼的差使 / 9
- 4 园中捕鸟 / 12
- 5 二安去上学了 / 17

二 梦下关东 / 19

- 1 七叔来了 / 21
- 2 与母亲告别 / 22
- 3 牛虻 / 25
- 4 山海关的旅店 / 27
- 5 听北大荒的故事 / 30
- 6 去北大荒的三种人 / 32
- 7 山海关的黑帮 / 34
- 8 火车上 / 37

9 齐齐哈尔的姥姥家 / 39

10 最后一站 / 41

11 我的新家 / 44

三 无形奴化 / 45

1 日语比赛 / 47

2 于老师之死 / 51

3 张妈的故事 / 56

4 考上国民优级学校 / 70

5 差一点去日本 / 76

6 “假日本人”——大川的来历 / 80

7 考题风波 / 88

8 国民高等学校的开学典礼 / 90

9 单国成被打 / 94

10 方国华被训 / 96

11 日语学习的重要性 / 101

12 国高学生在小城的地位 / 105

13 野外军训 / 112

14 义务劳动 / 116

15 马场纪事(一) / 122

16 马场纪事(二) / 129

17 马场纪事(三) / 134

18 国民道德课 / 138

19 田中学监 / 142

四 心往东洋 / 153

- 1 春子的来信 / 155
- 2 思想犯 / 160
- 3 对日本大学的憧憬 / 176
- 4 国高军训 / 178
- 5 看瓜老汉的惊人消息 / 184
- 6 林焕如归来 / 187
- 7 学校解散 / 195

五 满洲末年 / 199

- 1 来了苏联红军 / 201
- 2 日本弃婴 / 207
- 3 被遗弃的日本妇女 / 214
- 4 丁盛与妙子成亲 / 218
- 5 混乱的满洲 / 224
- 6 等待未来 / 229

后记 / 233



一 盐路小镇

冀东平原东部，离渤海湾捞鱼尖码头十八里，有一座古老而朴实的小镇。小镇的一草一木、一个少年能理解的人情物事，都是我人生最早最深刻的记忆。

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读书，只有读书才能走出这个家，走出小镇。

1 盐路小镇

在冀东平原东部，离渤海湾捞鱼尖码头十八里，有一座古老而朴实的小镇，毗邻大清河盐滩。它在海边这片半盐的土地上，满面风尘，已默默地站了几百年，从清朝开始就成为官盐督监和流通的要塞。

这块地盘继清朝之后，英国占领过，日本占领过，盐衙门高墙围铸，戒备森严，门前日夜荷枪加刺，使路人见而生畏，不敢正视。盐衙门的名字，清朝称大清盐监，英国称盐务局，而日本叫盐管所，但其职能却相同，都是对大清河盐港进行强制掠夺和统治。

随着大清河盐港的开发和通商，沿盐途靠盐业为生的生意人也逐年逐代增多，从而就形成了这条长达百里的盐路。自然，小镇也伴着岁月而倍加繁华兴旺。至于说小镇何时为鼎盛，今日已无法考究，但据我童年的记忆，时值 20 世纪 30 年代初，小镇仍是商贾云集，车水马龙，为周围几百里以盐货为主的贸易集散地。

小镇中心有一段井字形街道向四面延伸，沿街挤满了各行各业商户，有杂货店、烧锅、油坊、饭馆、客栈、木匠铺、裁缝店、酱菜园，还有当铺和鸦片馆。烧锅和当铺的资本很大，都是围墙高筑、门市装潢，院墙四角炮台林立，抬头望去，足给人以威慑感。

小镇南面是一片与农田相接的开阔地，有一座规模不小的药王庙，庙对面有一幢戏楼，是供庙会祭典演出用。

例年按旧习都有一场庙会，日期是农历四月二十八，历时半个月，赶庙会的人来自四面八方，上万人将小镇包围得水泄不通，镇中街道，人头攒动，如沸腾的油锅，从日升到日落，人群擦肩接踵，络绎不绝。

庙会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，吃穿用可说样样俱全。做生

意的来自各方，其中有来自北京的王麻子剪刀，有来自天津的雪花膏、绸缎花布，有来自唐山的瓷器，还有来自沧州的魔术和马戏。尤其是在戏楼周围，小贩们就地卖就地睡，小帐篷如蘑菇群，因地下水浅，很容易就地取水，给人的生存极大的方便。

在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庙会上还有卖棺材的，大小规格的棺材紧相排列，酷似一片野荒坟，一看就使人毛骨悚然，不敢正视。还有从河南来的讨饭花子，成群结队，携家带口，他们多栖身于农家场院的篱笆旁，或蜷卧于商户的大墙角落，日出赴会乞食，日落负布袋而归。老辈在宿地埋灶取火，待年壮人乞来的各种花样食品下锅。

距我家不远处，有一家三代露宿在一家富人外宅的避风墙下，是我几乎每天日落后必去围观的一景，我很羡慕他们一家的和谐和自由自在。其实更诱惑我的还是锅中翻滚的那杂烩的香味，因为我家的薯干和糠饼实难下咽。

每当夕阳将下，从庙会乞食而归的儿孙们，身背布袋满载而还，全家围灶席地而坐，老奶奶满脸堆笑，眼盯着小孙儿从布袋向一只小条筐中掏掷着各种乞讨来的食物，其中有肉骨头、猪尾巴、牛杂碎、破饼碎馒头、粉头、断挂面，还有红萝卜、白菜叶。

老奶奶提筐到井台洗净切断，回头一并将什锦食物倒入翻滚的汤锅中，等不许久，锅又沸腾，时而猪尾巴上浮，时而大骨头沉下，时而红萝卜被翻上，时而绿菜叶被压下。老奶奶在滚腾的锅里撒入一把盐粒，再加上半大勺子辣椒面，满锅的什锦汤浑成一体，眼看着在汤面上形成一层油汪汪的油花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。

待饭后，日已落山，那种忙碌和热闹的场面，顿时宁静下来，小孙儿裹着一天的辛酸和疲倦，一头倒在老奶奶的怀里，但他不是欲睡，而是闪忽着一双大眼，相对无言地在沉默和向远方凝视，从神态透出几分无奈。凭童心相通的直觉，他肯定是为夜里露宿而踌躇和恐惧。

庙会期一天一天地过去，不知缘何，在夕阳下看花子们晚餐的情景，我总是看不够，善良纯洁的童心总想亲近他们，分忧他们，同情和可怜他们。

更坦率地直言，其实是因为同病相怜。因为当时我家的处境也并不优裕花子生活多少。有时也缺米断炊，日不饱腹。尤其触景生情的，是因我与祖母的关系更亲于母亲，见讨饭的祖孙身相依、命与共，不由得便引起我的同感、同情和心痛。

2 受雇五叔家

我家是上十代从山东登州迁移到这个小镇，依半商半农落户为生，因祖辈世袭嗜毒，家境从盛变衰，祖父就是酗酒后吸鸦片过量，身不堪受而猝死。到父辈也是一脉相传，吸鸦片如进食，不务正业，直走到家贫如洗的窘境。土地无一亩，最后仅剩几间破旧不堪的祖居。

怎奈家贫偏多子，又不能养，幸靠好心的三舅和在关东做生意的七叔，从经济上不断地给予周济，而母亲昼夜不停地为裁缝铺缝衣絮棉，换回几文微薄的工钱。

大点儿的孩子只要是能背起箩筐，就得出去拾柴打草，一家大小即使如此挣扎地奔忙，也难以终日糊口，青黄不接时，缺米断炊也经常发生。

我在大约7岁那年，为了生计，到本家五叔那儿去做伙计。

据世代延续的旧俗，小镇隔三天是一个集日，周围乡里几十里都来小镇赶集，虽规模无法与例年庙会相比，但仍是车水马龙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吃穿用的物品俱全。从日未出到日落，满街川流不息，人声鼎沸。

每逢集日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我都是一大早起来，按照与雇主的约

定，替主人搬茶叶箱子。

主人本家五叔，在镇上开了一个小茶社，集日为扩大市场，离铺子不远处，沿街道搭了一个布篷，早上开集搬入，傍晚散集搬回，茶箱不重但体积大，孩童之躯抱起来，走路还是很艰难。早晚往复搬出搬入，不给工资只管两顿饭。

早市将茶箱搬完支好布篷后，即等主人给几个铜钱，足够买四两黄切糕和两块炸糕，然后自找方便之处去吃，夏日有时站在烧锅的北墙根下，但多数还是在关帝庙的庙台上，这就是东家供给的早餐。

待日将西散集前，必须提前到茶篷等候，随主人意何时想搬就搬。将茶箱搬回原处后，不用问，便无声地尾随东家回主人家。主人家的晚饭很诱人，时而烙饼大米稀饭，炒肉咸菜，时而汤面或拌面，总之晚饭必有肉。当然靠主人桌一头的菜，不能随意伸筷。主人每顿饭必有酒，熟肉食不断。如遇集日生意好，有时还给我加半个大咸鹅蛋，吃上这顿饱餐，可说是腔满肚圆。有时主人酒后如需我侍候，就让我在他家留住，夜里到镇子里去买水果解酒。当然，买回的梨或糖果，与我绝无缘分。高兴时只是给点赏钱，最多两个大铜钱，但对穷孩子已是大钱。每次都珍惜地装入衣兜，待次日交给母亲糊口度日。

主人家境很富，有土地有商号，家住小镇边不远的一个深宅大院，原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外宅，分几层院落，内有果树和菜地，有人畜用房，实际是一个农家别墅。

主人喜欢养画眉、玩鹰，秋后经常出去狩猎，有时也唤我去各地围猎，但因不停地奔跑，晌午又不管饭，所以实在不愿干这个差使。然而，出于受雇于人和孩子的玩心，有时也心情矛盾的愿意相随。

主人最喜欢玩老鹰猎兔的活动，鹰猎兔的搏斗场面，确实很壮观，诱人而刺激。

季节正是秋后，天蓝日朗，秋风爽人，大地铺满了刚收割后的根茬

和半黄的枯草，望去无际。

猎人在肘腕的皮套袖上架着一头猎鹰，漫步在大平原上寻猎，猎鹰刚被摘下眼罩，两眼闪烁犀利，时而展翅，时而扑尾，尾铃哗啷作响，雄鹰屹立，好不威风。猎童手持丈长竹竿，边走边抽打庄稼根茬，且边抽打边喊叫，意在轰赶猎物。

此刻在根茬和草丛中觅食的野兔，闻声惊起，仓皇逃窜。即刻，鹰眼早见，就地腾空而起，箭般地飞捕逃兔。霎时，鹰飞临兔顶空，但猎鹰并不伸爪猎物，而是随兔低飞，待到适当的方向和地形，猎鹰突然举起一张如蒲扇大的翅膀，带着铃声裹着风声，大翅朝着兔身猛力抽打过去，直打得奔兔向一方倾斜或翻滚。野兔就地滚起，再直奔，猎鹰又用另一只大翅，以同样姿势，也是带声裹风，朝野兔又是一翅，直使野兔不得不向另一方向倾斜或翻滚。如此，鹰翅左右开弓，宛如孩子双手持鞭在抽打一个陀螺，时而右旋，时而左旋。这样不过几个回合，奔兔已晕头转向，气喘吁吁，由狂奔变跌跌撞撞。

猎鹰趁机不慌不忙，伸出一只大爪，爪如铁钳，一下便抓入野兔的臀腰部，爪入骨肉，兔难忍惨叫，在叫声的同时，兔本能地欲回头撕咬敌手，正巧遇上猎鹰的另一只大爪，另一只大爪劈头盖脸扣入兔头，一个迎头满脸花，直抓得兔头血肉模糊，野兔当即栽倒在地。

猎鹰得胜，两爪镇压兔身，迫不及待地饥不择食，迅速弯颈用它那如钩的大嘴，向兔头叼毛吃肉。

此时，猎人急步赶来，马上从皮袋中掏出几块牛肉条，填入鹰嘴，然后从爪下脱出猎物。至此，猎场罢斗。猎人已最大地满足了玩心与猎欲。

猎人们皆知，想获得一头有经验的猎鹰，必须付出高价，因为训练一头猎鹰，需花费很大精力，甚至需要两三年，仅其中熬鹰一项，就需下大工夫。

所谓熬鹰，就是在夜里不许鹰睡觉，使站在架子上的鹰，强迫它两眼始终圆睁，见鹰两眼将闭，有人使用藤条抽打鹰身。不仅两眼微闭，就是一眼闭一眼睁，也必须抽打，因猎鹰有这个本领，它虽一眼闭一眼睁，但它可入睡。所以训鹰人须轮班监督，人眼死盯鹰眼不放。

熬鹰的目的，一是为使鹰瘦身减肥，增强其身体的灵活性，二是锻炼鹰眼的视透力和凝视力，增强犀利的眼神。

猎场上鹰是强者，兔是弱者，但兔亦可毁鹰。

狡兔可将猎鹰拖拉致死，因此有经验的猎鹰，见有荆棵和短树丛的地形，鹰追至此，便放弃猎物，不再死追不舍。

有的老兔，当被猎鹰一只爪抓住臀部后，老兔宁肯忍剧痛，直向临近树叶和荆棵中狂奔，自诚绝不回头，待将猎鹰强拖入树叶险境，鹰想脱爪已不能。兔善于在根叶中钻行，而站在兔背的猎鹰却腹背受敌，鹰头鹰眼和鹰翅，全被埋入枝杈之中。此时，兔在下拖拉，而鹰甘受枝条的抽打和荆棘，相拖不远，则猎鹰已被乱箭穿尸，全身血肉模糊。此刻，狡兔得机试回头，见鹰已毙，信步将猎鹰咬死，然后，从容地脱猎逃生。

且说大半晌的猎场已罢，猎人不仅满足了猎欲，也获得了猎物，当然兴奋不已，十分得意。此时，主仆二人席地稍歇，猎主借机随手熟练地又给猎鹰戴上眼罩，起身乘兴架鹰而返，而猎童杆挑猎物，身后相随，直归主人家。

进屋后，猎童照例将猎物挂在灶旁的指定处，审视无误，随后当即转身出门回自己家，因为东家有规矩，陪猎从不管饭。

由此可知，这个人的极端自私和吝啬，他为人傲慢无礼，从无笑容，甚至可说心地狠毒，为富不仁。

3 买鱼的差使

每逢集日除必为东家搬茶叶箱子外，还有一份经常性的差使，那就是替东家买鱼，每月至少有五六次。说是买鱼，实际是到卖鱼人处去取鱼，当时买卖双方不用现金交易，而是定期结账，一年春夏秋三季都是买不同季节的名鱼，货色、价格和分量双方绝对信任，从未听说发生过纠纷。但小镇上采取这种方式买鱼的，也仅有一两家富人。

这份差使我非常喜欢干，只是起个早在卖鱼人固定歇脚点等候，卖鱼人一到马上将使用鱼草从鱼腮穿好的鱼递过来，我接过鱼便撒腿飞跑，只要保证鱼仍在活蹦，就算我安全送达，这活儿很简单。说实话，这份活更吸取我的，实际还是卖鱼人和我的莫逆关系，卖鱼人很会做人，他每次从海上来，鱼挑中必给我带来一两只形状特异的小螃蟹、小怪虾和小怪鱼，所以我总是盼着买鱼日，早晨一大早便手提小玻璃瓶在小镇南头去等卖鱼人，有时虽遇风雨，依然是心甘情愿地痴等。

卖鱼的是离小镇几里路的外乡人，名叫安锡九，年近40，长得并不魁梧，但身材高大，大长腿细高挑，筋骨刚硬，有一股干巴劲儿，他的最大特长是脚程快，挑起担子走路如风，长年以跑海为生，距南海十几里路的村镇，都被他走遍，在我们的镇上也是一个知名的人物，他为人豪爽好交，是小镇上饭馆、酒馆和茶馆的常客。他卖鱼保准货真价实，童叟不欺，刚从海上挑来的不管是大鱼小虾，保证全部都是活的。因为他的脚程之快无人可比，我们小镇距南海边十二里，按他的脚程一个多小时准到小镇南头。他从南海来小镇的路线是固定的，进镇第一个歇脚点也固定了，都是在镇南头的小天主教堂处。我在和他相识并接触的一年多中，不仅他走的路线和歇脚点我已熟知，而且连他挑担的

姿势和习惯的动作，我都看熟了看惯了。一年春夏秋三季，他总是一大清早，在镇上店铺的买卖人刚起身，而无事的人们在半睡之中，他就从南海向小镇走来，他常是身着一套藏青色的粗布短裤褂，一双牛鼻子式的布鞋，挽着高高的裤脚，两条长长的腿，迈着不紧不慢不大不小的步子，肩上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，一条又刚又柔的扁担一起一落的颤悠，两头的鱼筐跟随扁担一上一下，人脚一起一落，扁担一沉一浮，双方的动作配合得是那样的协调合拍而熟练，人显得十分轻松自由，潇洒而大方。如果清早遇上雾天，其景就更可观，挑担人在晨雾之中，忽隐忽现，鱼担子飘荡荡，荡飘飘，宛似腾云驾雾。

卖鱼人由远而近，来到距固定歇脚点不远时，便明显地放慢脚步，站稳身子曲下身轻轻地将担子放在地上，将扁担从肩上滑下，弓腰将扁担两端搭在筐沿上，随后边直腰边下意识地用右手从腰里抽出发黄的羊肚手巾，在空中一抖，便开始从半秃头的头顶擦汗，下抹到脸上转一圈再转到脖子后。稍停，平息一下喘嘘的粗气，然后左后一叉腰，仰起头，随之扯起涨粗脖筋的嗓子，高声叫卖：活鱼嘞！刚出海的活鱼嘞！买活蹦乱跳的活鱼嘞！都是活的！螃蟹走、虾儿跳，鱼儿张嘴把人咬！不信你来瞧一瞧！

这几嗓子喊出，声音沿着街道经过烧锅的石台阶，杂货铺的高墙，直接撞击到丁子街小关帝庙的红门上，声音从红门少部分流传向当铺的炮台，而大部分声音都是反射回到镇南的小教堂，然后向镇郊的戏楼慢慢地散去。卖鱼人安锡九的叫卖声如歌如诗，尖亮高亢，音似金属，很有穿透力，仅是这几嗓子，就足以震动了寂静初醒的半个小镇。因此不管是买鱼或不买鱼的人，闻其声便如见其人。说实话，卖鱼人安锡九的名字之所以在小镇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，其实倒不是人人都买过他的鱼、见过他的面，而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他那具有魅力的叫卖声，在小镇人们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安锡九的鱼都是活的，买安锡九的鱼不用讲价，他绝不会亏人！这在小镇里是有口皆碑的，这些评说都是来自于长年的信誉、生意的本分。我得知真情确实如此，在安锡九的鱼挑中，不仅是大鱼、对虾和秋螃蟹是活的，就连指头宽的小虾米也都是活的，只要一揭开筐盖，小虾米便四处溅蹦。小镇临海，吃鱼是得天独厚，一年里不同季节吃不同品种的鱼，海里的鱼有多少我不知，但仅我从安锡九鱼筐中亲眼看到的手摸着的鱼，按本乡的土名，其中有面条鱼、梭鱼、黄花鱼、奥花鱼、偏口鱼、八带鱼、墨斗鱼、带鱼等，还有大对虾和春秋蟹。这些鱼虾我都看遍了，不仅熟识鱼的模样，而且也深知它们的脾气，有的鱼看似凶猛，其实很温顺，而有的鱼从外表看好像很老实，实际对人的攻击性却很强。

那时卖鱼包装的手段非常原始和简单，除了很小的鱼虾用干后的湿荷叶包裹外，其他大的鱼虾都是采取用干后的湿马莲草来绑扎手提，而大鱼一律是用半尺长筷头粗的牛角形铁针，穿入马莲草为线，铁针从鱼腮穿过，然后将马莲草打成死结便可手提而去。八带鱼是一个身子，八条腿，全身都是软体，八条腿像八条小蛇一样，不断地蠕动翻卷，非常鬼怪，腿上有很多吸孔，具有黏性，手提着它，有时它的腿就缠绕在你的手指或手腕上，虽对人无妨，但使人感到十分肉麻。大秋蟹肉肥体重，因被马莲草绑扎，深感不自在，一路几度挣扎，边口吐泡沫边用钳爪撕剪绑绳，有时绑绳被钳爪剪断，绳断蟹落，落地后一跃而起，马上横行无阻，使你一时难以收拾。其实，鱼中最狡猾的还是带鱼，手一提感到很温顺，从外形看嘴不动尾不摇，简直像一条死鱼，实际它是装死，暗藏着阴险，当心你的手千万不要碰着它的头，只要有物体一触到它的头它马上张嘴就是一口，反应非常灵敏，带鱼的牙如刀刃，咬而不松口，保你顿时肉绽血流。

为东家送鱼的差使，我一直干了两度春去秋来，各种鱼虾我都看够